

朱睦㮮及其《授經圖》

林 慶 彰*

一、前 言

唐代韓愈作〈原道〉，以爲聖人之道，由孔子傳至孟子，孟子死後，不得其傳。北宋中葉的程頤則說：「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二程集·伊川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墓表〉）南宋初年的鄭樵也說：「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通志·校讎略》）這些話透露了怎樣的的思想傾向？其一，聖人之道或聖人之學，僅傳到孟子爲止，孟子死後，已不得其傳。其二，漢人雖勦力傳經，但所傳之經，因不得聖人之道，所以經書表面上雖傳下來，實則，聖人之道早已不在，所以說「諸儒窮經而經絕」。其三，後世傳經之儒雖多，但卻未把聖人之道傳下來，這些儒者僅傳經而不傳道，所以說「千載無真儒」。這些觀念深深地影響到宋、明儒者對漢學的態度，所以自北宋中葉以迄明中葉的五百年間，漢學可說完全失去學術舞臺的主導地位。

可是，自明中葉起，漢學在王鏊、祝允明、楊慎、鄭曉等人提出「漢人去古未遠，應得孔門之真」的反省下，逐漸復興，一時漢宋學優劣問題也成爲中、晚明學者關心的主要課題之一。但是，要強調漢學的重要，不能僅僅止於

* 本處副研究員。

「漢人去古未遠」的口號而已，必須有實際的行動作為後盾。如就現存明代中、晚期所留下的經學文獻加以觀察，當時學者至少作了下列數點努力：

1. 注經時往往漢宋兼採。
2. 斥責疑經改經之非。
3. 考辨宋人經說之偽。
4. 強調文字音義對研究的重要性。
5. 藉考訂名物制度以通經。
6. 從各種典籍中蒐集經書佚文。
7. 編纂傳經和傳道統系的著作。^①

前六點可說是技術層面的工作，第七點才是思想層面的問題。中、晚明的儒者在技術層面的探討，雖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要解決宋人提出的「漢人窮經而經絕」的指控，和「千載無真儒」的低劣評價，光靠技術層面的探討，並不能解決問題。如何提出反證，證明經書經漢儒之手並未失傳，進而確立漢人的「真儒」地位，實是中、晚明儒者最先要解決的問題。

宋人說道統至孟子而絕，如果有傳授統系圖可證明聖人之道是透過孔門弟子傳下來的，漢人並加以發揚光大，道統當然不絕。宋人又說「諸儒傳經而經絕」，如果能把漢人以下所傳的經說編成目錄，自可證明經書未亡。為因應這種需求，從明中葉起，這一類書也多了起來，如：張朝瑞的《孔門傳道錄》、朱陸樸的《授經圖》、鄧元錫的《學校志》、王圻的《道統考》、費密的《弘道書·道脈譜》等都是。^②其中以朱陸樸的《授經圖》內容最豐富，影響也最深遠。

《授經圖》於萬曆二年（1574）刊刻完成後，流傳並不廣，後來經黃虞稷增益，收入《四庫全書》中。今原刻本和黃氏增益本分別流傳，可惜數百年

^① 參林慶彰撰：〈晚明經學的復與運動〉，《書目季刊》第18卷3期，頁3-40。

^② 同註^①。

來，學者並未給予應有的注意，僅喬衍琯先生編《書目續編》，收錄該書時，在書前爲其作一篇〈序〉而已。喬先生的〈序〉，篇幅雖相當簡短，卻有不少可注意的地方。其一，引錄周中孚、王鴻綬、胡玉縉等人之說，證明朱彝尊的《經義考》受朱陸樛《授經圖》之影響。其二，引錄《適園藏書志》糾正《四庫提要》的兩點錯誤。《提要》云：「〈自序〉（朱氏《授經圖·自序》）稱釐爲四卷，疑傳寫有脫文也。」喬氏指出〈自序〉並無此語。《提要》又云：「舊無刊版，惟黃虞稷家有寫本。」喬氏指出，國立中央圖書館有萬曆二年（1574）原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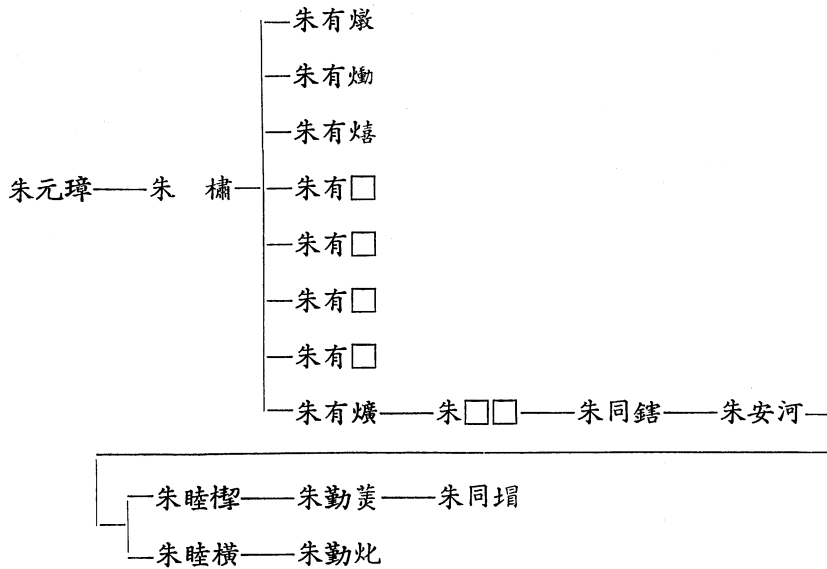
朱氏的《授經圖》既是明中葉提倡漢學的代表著作，已有的研究成果恐還不足以闡發其義蘊。爲對朱氏及其書有更深入的研究，擬將本文分：朱陸樛的生平和著作、《授經圖》的寫作動機和體例、《授經圖》的取材、黃虞稷和龔翔麟增補本、《授經圖》編纂的意義和影響、結論等節加以分析討論。

二、朱陸樛的生平和著作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子，周定王朱橚是第五子，卽朱陸樛之六世祖。朱橚，洪武三年（1370）封爲吳王。十一年（1378）改封爲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開封。橚非常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橚有八子，長子朱有燾，是有名的文學家，作有《誠齋雜劇》三十一種。第八子朱有燠，卽陸樛之五世祖。有燠，非常好學，長於作詩。曾作《道統論》數萬言。又採歷代公族賢者，自夏五子迄元太子真金，計一百餘人，作《賢王傳》若干卷。有燠子姓名待考，爲陸樛之四世祖。孫朱同鍇，卽陸樛之祖父。同鍇子朱安河，字應清，卽陸樛之父。安河以孝行聞於朝，死後，周王及宗族數百人請建祠，詔賜祠額曰「崇孝」。朱安河子卽陸樛，陸樛子勤羨。^③ 勤羨於世宗嘉靖中上書批

③ 明代宗族的名字，是按五行排列的，朱陸樛這一輩是「木」，他的兒子勤羨，應是「火」。「羨」字，或作「莢」，或作「美」，皆誤。

評時政，降為庶人。勤羨有子朝瑄，上書為其父開罪，連其父一起禁錮。穆宗即位，才開釋。茲將他們的世系列表如下：



睦榘的傳記資料，以張一桂所撰〈明周藩宗正鎮國中尉西亭公神道碑〉，和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張廷玉《明史》中的〈朱睦榘傳〉較為完整。

④ 茲根據上述三篇傳記及相關資料整理敘述如下：

睦榘，字灌甫，自號西亭，生於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卒於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年七十。他一生的事蹟可分三方面討論：

（一）治學研經：

睦榘幼年時即非常聰穎，當時同郡的大文學家李夢陽對他的聰穎，感到很驚奇。年稍長，「被服儒素」，專研經學。受禮於睢陽許先，章分句釋，辨析疑義，達旦不寐，三月而盡其學。年二十，即通《五經》，尤精於《易》、

④ 張一桂所撰：〈神道碑〉，見焦竑編：《國朝獻徵錄》卷1，頁26-31。錢謙益的〈朱睦榘傳〉，見《列朝詩集小傳》，閩集，頁774-776。張廷玉的朱氏傳，見《明史》，卷116，諸王列傳，頁3569。

《春秋》。陸樛曾說：「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棄，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敍而傳之。曾與理學名家呂柟^⑤論《易》，呂氏歎服而去。嘉靖三十九年（1560），陸樛四十四歲，取諸家說經之書，各採篇首之序，編成《經序錄》五卷。萬曆元年（1573），陸樛五十七歲，編成《授經圖》二十卷。此二書即為後來朱彝尊《經義考》的嚆矢。

萬曆五年（1577）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周易》、《詩經》、《尚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暑、寒冬也不中輟。萬曆十一年（1583）四月起，閉門謝客，取《易》、《書》、《詩》、《禮》四經時加披閱，「或有疑者參訂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撰成《五經稽疑》。

（二）擔任宗正：

萬曆五年（1577），陸樛被舉為周藩宗正。周藩至陸樛已有六世，有子孫數千人。藩內行政事務必相當繁瑣，有一年巡撫御史褚鈇^⑥提議削減郡王以下歲祿，將所減省下來的經費，難給較貧困的宗族。萬曆派遣給事中萬象春^⑦與周王討論此事，新會王朱陸櫛向眾人說：「裁祿之謀起於陸樛。」聚集宗室千餘人反擊陸樛，有人撕裂他的衣冠，且上書抗詔。萬曆大怒，將陸樛廢為庶人。陸樛覺得自己沒把此事處理好，屢次上疏表示因病想退休。皇帝下詔多次，請他勉力為之，可見萬曆對他信任的程度。他逝世時，宗人頌功德者有五百人，

⑤ 呂柟（1479—1542）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第一，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立朝持正敢言，學守程朱，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為之罷市三日。

⑥ 褚鈇（1533—1600），字民威，號愛所，山西榆次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授河間令，擢御史，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卒年六十八。

⑦ 萬象春，字仁甫，號涵臺，無錫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久在諫垣，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出為山東參政，歷山西左布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忤中使陳增奪俸，引疾歸。

皇帝下詔賜輔國將軍，並以將軍禮安葬。

（三）藏弄典籍：

陸樛最喜歡訪購典籍，他以大量的家產來購買，建「萬卷堂」，日月諷誦其中，圈點校勘，丹鉛歷然。從他的〈萬卷堂書目跋〉也許可窺見他藏書盛況之一斑。該〈跋〉說：

余宅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倣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志、雜誌，凡九百三十部，一萬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辭、別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為四部，人代姓名，各具撰述之下。東坡子曰：「余垂髫時即喜收書，屢經兵燹，藏書之家甚少，間或假之中吳、兩浙、東郡、耀州、澶淵、應山諸處，或寫錄，或補綴，蓋亦有年，所得僅此，信積書之難也。」隆慶庚午八月中秋日，東坡居士陸樛書。

陸樛這篇〈序〉作於「隆慶庚午」，即隆慶四年（1570），時陸樛五十四歲。從這篇〈序〉可以得知下列幾點：其一，他把萬卷堂的藏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各類下又分許多小類，總藏書計有四千三百一十部，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卷。其二，由於他所住的開封屢經兵燹，藏書家很少，他曾到中吳、兩浙等人文薈萃的地方蒐書，有的抄寫，有的補綴，足見其用力之勤。

由於陸樛有如許多的藏書，也成為他撰作各種書籍時，提供最基本的參考資料。他的著作，今可知者有十六種，經部有《授經圖》二十卷、《經序錄》五卷、《五經稽疑》八卷、《易學識遺》一卷、《春秋諸傳辨疑》四卷、《訓

林》十二卷。史部有《革除遺事》二卷、《聖典》二十四卷、《鎮平世系記》二卷、《皇朝中州人物志》十六卷、《開封府志》、《萬卷堂書目》、《萬卷堂藝文目錄》一卷、《朱西亭王孫萬卷堂家藏藝文目》五卷、《聚樂堂藝文目錄》十卷。子部有《異林》十六卷。從這份著作目錄，可知陸樛是位兼通經史的學者。

這十六種著作，今有傳本者僅《授經圖》二十卷、《五經稽疑》八卷、《革除遺事》三卷、《聖典》二十四卷、《皇朝中州人物志》十六卷、《開封府志》、《萬卷堂書目》、《萬卷堂藝文目錄》一卷、《朱西亭王孫萬卷堂家藏藝文目》五卷、《聚樂堂藝文目錄》十卷等十種。其中以本文要討論的《授經圖》最受重視。這部書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原刻本系統，另一是黃虞稷、龔翔麟增補本系統。原刻本系統，今傳者有：

1. 明萬曆二年刊本（今藏國立中央圖書館）
2. 惜陰軒叢書本（根據萬曆本重刊）
3. 叢書集成初編本（根據惜陰軒本排印）
4. 叢書集成簡編本（根據《叢書集成》初編本重印）
5. 國學基本叢書本（同上）
6. 人人文庫本（同上）
7. 書目續編本（根據惜陰軒本影印）

黃虞稷、龔翔麟增補本系統，書名作《授經圖義例》，今傳者有：

1. 清康熙間龔氏玉玲瓏閣刊本
2. 四庫全書本

本論文，討論《授經圖》之體例、取材等根據萬曆二年刊本；討論黃虞稷增補本，根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授經圖》的撰作動機和體例

陸桴何以要編纂《授經圖》？這是研究這部書前得先討論的問題，書前有其他寫於萬曆元年（1573）孟秋望日的〈序〉。該〈序〉說：

余觀《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敍《易》、《詩》、《書》、《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閒有訛舛，余因考之。蓋自東漢而下，諸儒授受，渺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淑，或自治，或習之國學，俱稱為某授、某受，可乎？余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嘗請業及家學者，各爲之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咨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爲何如人也。余既爲圖，復摭摭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爲若干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

這篇〈序〉對陸桴撰作《授經圖》的動機說明不夠詳細，不過，仍有可提出討論者。第一，他編纂《授經圖》，是受章如愚《羣書考索》六經門中所附傳授圖的影響。但是，《考索》圖後，並沒有附諸儒的傳記。因無傳記，學者讀其書而不知其人，未免遺憾，所以要補作傳記。第二，他認爲作《授經圖》，是希望「斯道之不墜」，意即在維繫經學於不墜，這可以說是他作《授經圖》最單純的動機。可是，發揚經學，也可發揚宋人之經學，何以陸桴要獨鍾於漢代之經學。道光己亥年（19年，1839）二月李錫齡的〈序〉有說：

（朱氏）嘗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棄，晚年遂著是編名曰《授經圖》。

陸桴認爲明代之經學一直承襲宋儒之經說，古經解因而「殘闕放失」。爲發揚古學，所以訪求海內通儒，借抄他們的書，晚年乃編成《授經圖》一書。李氏又說：

大旨慮漢學之失傳，故所述列傳，至漢而止。

足見睦㮮此書是在標榜漢人之學，所以各經師的傳記，也僅錄到漢朝為止。睦㮮的兒子勤美在《授經圖》的〈跋〉也說：

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至東京，則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稍衰矣。故是編所載，多詳於前漢。

由此更可證明睦㮮編纂《授經圖》，意在發揚漢學。且因後漢以後傳授次第不明，所以該書所載，多詳於西漢。

要發揚漢學，可走的路很多，睦㮮何以要選擇《授經圖》這種方式？這就是要徹底解決宋人所說：「諸儒窮經而經絕」、「千載無真儒」等問題。惟有將傳經的統系，經師的傳記、著作，原原本本的排列出來，才足以證明宋人說法的偏頗。睦㮮編纂《授經圖》的動機如此而已。

這部《授經圖》的體例如何呢？根據萬曆二年（1574）原刻本，全書的卷帙，體例如下：

授經圖序

1. 授經圖義例卷第一
2. 授經圖卷第二
3. 授經圖諸儒傳略卷第三
4. 授經圖諸儒著述附歷代三易傳注卷第四
5. 授經圖義例卷第一
6. 授經圖卷第二
7. 授經圖諸儒傳略卷第三
8. 授經圖諸儒著述附歷代尚書傳注卷第四
9. 授經圖義例卷第一
10. 授經圖卷第二

- 11.授經圖諸儒傳略卷第三
- 12.授經圖諸儒著述附歷代詩傳注卷第四
- 13.授經圖義例卷第一
- 14.授經圖卷第二
- 15.授經圖諸儒傳略卷第三
- 16.授經圖諸儒著述附歷代春秋傳注卷第四
- 17.授經圖義例卷第一
- 18.授經圖卷第二
- 19.授經圖諸儒傳略卷第三
- 20.授經圖諸儒著述附歷代三禮傳注卷第四

這部原刻本《授經圖》的體例安排，至少有兩點缺失：其一，卷數不連貫。如未仔細檢閱，可能誤以為全書僅四卷而已。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索》圖增定之，為四卷。」（卷17，頁7）以為《授經圖》僅四卷，即因卷數不連貫而致誤。《四庫提要》云：「〈自序〉稱釐為四卷」，大概也因這種情形而附會。其二，各卷皆未將分屬各經的經名標出，檢索非常不方便。清初黃虞稷增益的本子，已將各卷卷數連貫，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即可證明。清道光十九年（1839）李錫齡雖根據萬曆原刻本重刻，但已將每卷標上所屬各經之經名，以方便檢索。

《授經圖》每經四卷，《易》、《書》、《詩》、《春秋》、《三禮》五經合計二十卷。每一經的第一卷是義例，第二卷是傳授源流圖，第三卷是諸儒傳略，第四卷是諸儒著述，附歷代傳注。茲分述如下：

- 1.義例：說明各經傳授圖、諸儒傳略、諸儒著述的體例，有如現在的編輯凡例，並將訂正章如愚《羣書考索》中各經傳授圖的情況加以說明。
- 2.傳授源流圖：將前、後漢經師的傳授統系，按各經編成圖表，以便看

出各經師間的相互關係。

3. 諸儒傳略：是漢代各經師的傳略。每一傳略，數十字至數百字不等，視原始材料而定。
4. 諸儒著述，附歷代傳注：是先秦至明代經師的著作目錄，從各卷僅標「諸儒著述」，可知主要在收錄漢代諸儒的著述。歷代各經的傳注，僅是附錄性質。

陸樛說：「諸儒經解，非有作者姓氏不錄，錄之，或因人以存其書，或因書以彰其人。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周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卷1，義例）從這段話可知，陸樛此書收錄諸儒著述的標準，和作者、經解的多寡。

各經的著述，為檢索方便，各分為十數小類不等，茲抄錄如下：

1. 易類分：古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論說、類例、譜、考正、數、圖、音、緯、占筮、擬易等十七小類。
2. 書類分：古文經、今文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問難、訓說、圖、譜、音、緯、逸書、續書等十六小類。
3. 詩類分：石經、故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問辨、論說、序解、譜、名物、圖、音、緯等十五小類。
4. 春秋類分：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論說、序解、類例、圖、譜、考正、音、讖緯、外傳等十五類。
5. 禮類分：石經、傳、章句、注、集注、義疏、論說、問難、中庸、大學、月令、喪服、檀弓、圖、音、緯等十六類，本類末附「諸經解」數十部。

從這些類目，可見陸樛的分類非常細密。因僅限於《五經》，所以羣經總義的著作，只好附在禮類卷末。至於《四書》、《孝經》、《爾雅》等的著作，也許本來就不想收錄，也許無所歸附，只好刪去，今已不得而知。

四、《授經圖》的取材

陸樛《授經圖》兼有傳授源流圖、諸儒傳略、諸儒著述等三方面的材料，其與前代相關資料的關係如何？陸樛雖已明白說出《授經圖》中的傳授源流圖，是因章如愚《羣書考索》六經門中的圖而作，但諸儒傳略和諸儒著述部分，取材於何書？或如何編纂而成，並未說明。為確切了解陸樛此書與前人相關資料之關係，茲考訂如下：

（一）諸經授受源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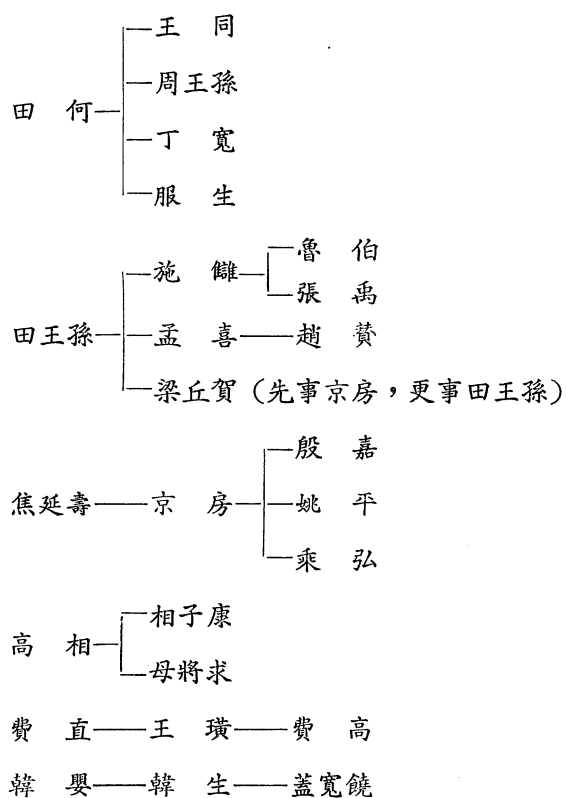
關於諸經授受源流的書，宋代有數種。程俱有《授經圖》、李燾有《五經傳授圖》一卷、無名氏有《授經圖》三卷，這幾種授經源流圖都已亡佚。程俱作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六月的〈漢儒授經圖敘〉，還保存著，收入程氏《北山集》中。程氏的〈敘〉說：

予病臥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於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卷15，頁9）

程氏以為佛教流傳二千年，其授受源流非常清楚，有如數一二，即使醫、巫、祝、卜、百工也各有其師承授受，獨儒門並不重視這一套東西，以致師弟間形同陌路。為能讓後人想見漢儒之風範，所以編了《授經圖》。李燾和無名氏之所以編《授經圖》，大概也是這種動機。後來，寧宗慶元間（1195—1200），章如愚編《羣書考索》，前集有六十六卷，首為六經門。該門分《易》類、《書》類、《詩》類、《周禮》類、《禮記》類、《春秋》類、六經總論等，每一類前有傳授源流圖，這些圖比較簡單，但卻是陸樛《授經圖》中傳授源流圖的底本。陸樛曾說：

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閒有訛舛，余因考之。（〈授經圖序〉）

可見陸樛《授經圖》中的各經傳授源流圖，曾參酌章如愚的圖。所以，陸樛《授經圖》各經義例部分，常述及「舊圖」如何，這「舊圖」，就是指章如愚的圖。當然，陸樛也根據《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儒林傳〉，和各經師的注，修正了章氏的疏漏和錯誤。如章氏的《易學授受之圖》非常簡單，錄之如下：



經陸樛增補、修訂後的傳授圖如下：

擯，不容於齊。家貧，偃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青。青數言於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謂三人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元朔中，拜偃爲齊相。無何，齊王懼偃發陰事，自殺。上怒，迺徵下吏治，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爲長者。（卷3，頁1-2）

這一段文字，大抵採自《史記》卷一一二〈主父偃傳〉和《漢書》卷六四上〈主父偃傳〉。當然，《漢書》的傳也是採自《史記》，但略有增補。如將這一段文字與《史記》對校，可以發現陸樛曾改易了些許字句，如：「皆莫能厚客」，「客」字《史記》原作「遇」；「上不省」，「省」字原作「召」；「公皆安在」，「公」字後原有「等」字；「遷謁者、中郎、中大夫」，「中郎」二字，原無，乃根據《漢書》增補。整篇傳略，「歲中四遷」以前，大抵錄自《史記》或《漢書》，以下則概括《史記》、《漢書》中主父偃之行事而成。又如《尚書》部分的「伏生」傳：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當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繇是學者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儒，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授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尚書》徵，弗能明也。自此魯之周霸、雒陽賈嘉，皆能言《尚書》云。（《尚書》卷3，頁5）

這段傳略，大抵錄自《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中的〈伏生傳〉。部分字句，陸樛略有改動，如「山東大儒」，「儒」字，《史記》原作「師」；「伏生孫以《尚書》徵」，「以」字下，原有「治」字。又如《詩經》部分的「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王莽末，住東海上，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遂召咸授其子。咸辭不往。讜遂遣子師之。建武中，舉孝廉，除郎中。入授皇太子，累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問之，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年七十二卒。（《詩經》，卷3，頁8）

這段傳略，大抵錄自《後漢書》卷十九〈儒林傳〉中的〈包咸傳〉。部分字句，陸樛略有改動，如「咸辭不往」，《後漢書》原作「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從以上的舉例，可知陸樛《授經圖》中的諸儒傳略，大抵採自《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中的列傳部分。採錄時字句略有增損；有些地方，由於列傳資料太多，則藥括傳主行事而成。

（三）諸儒著述：

陸樛《授經圖》所錄歷代經師多至一千一百七十一人，經解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分《易》、《書》、《詩》、《春秋》、《三禮》五大類，每大類又分十數小類不等。我們很想知道的有兩點：一是五經的順序，《春秋》先於春秋，何以如此？二是各經下的小類是前有所承，或是陸樛所獨創？所收的經解是採自何書？陸樛有否增刪？

先討論《五經》的排列順序問題。《漢書·藝文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書目，《六藝略》各經的排列順序是《易》、《書》、《詩》、《禮》、《樂》、《春秋》，這種排列，被認爲是古文家的排列法。後來的許多書目，如《經典

釋文》、《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也都如此編排。宋鄭樵作《通志》，其《藝文略》始打破成規，將《春秋》類移至《三禮》類之前。宋代的《春秋》學特為發皇，《禮》學著作則不及《春秋》甚多，鄭氏先《禮》後《春秋》，大概也有順應當時思潮，表彰《春秋》的意味在內。至明代，此一重視《春秋》的風氣仍未稍歇。朱陸樛的《授經圖》，先《禮》後《春秋》，其受鄭樵影響，殆無疑義。

其次，討論各經所分的小類問題。《易》類分十七小類，《書》類分十六小類，《詩》類分十五小類，《春秋》類也分十五小類，《禮》類分十六小類，分類可說非常細密。這種細密的分類，有些是根據鄭樵《通志·藝文略》增刪而成，有些則為陸樛所新創。如把陸樛所分的類目，與鄭樵《通志·藝文略》的類目相比較，則可看出兩者間的關係。

1. 易類：鄭樵分：古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論說、類例、譜、考正、數、圖、音、讖緯、擬易等十六類。陸樛將「讖緯」改稱「緯」。大概以為《易》只有緯而無讖，所以刪去讖字。然後，在「緯」類後，加「占筮」一類，合計十七類，比鄭樵多一類。

2. 書類：鄭樵分：古文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問難、義訓、小學、逸篇、圖、音、續書、讖緯、逸書等十六類。陸樛將「小學」類刪去，「逸篇」併入「逸書」類。在「古文經」類之後，增入「今文經」類，「圖」類之後，增入「譜」類，合計仍是十六類。鄭氏原類目「義訓」改為「訓說」，「讖緯」改作「緯」。

3. 詩類：鄭樵分：石經、故訓、傳、注、義疏、問辨、統說、譜、名物、圖、音、緯學等十二類。陸樛於「故訓」類之後，增入「章句」類；「注」類之後，增入「集注」類；「統說」類之後，增入「序解」類，合計十五類。鄭氏原類目「統說」改為「論說」，「緯學」改為「緯」。

4. 春秋類：鄭樵分：經、五家傳注、三傳義疏、傳論、序、條例、圖、文

辭、地理、世譜、卦繇、音、讖緯等十三類。陸樛則分：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論說、序解、類例、圖、譜、考正、音、讖緯、外傳等十五類。各類目間出入頗大。這一部分沿襲鄭氏的並不多，可說是陸樛別出心裁的地方。

5.禮類：鄭樵將禮類先分周官、儀禮、喪服、禮記、月令、會禮、儀注等七大類，每大類又分數小類或十數小類不等。不但分類瑣細，且收羅宏富。陸樛則將三禮合併，分：石經、傳、章句、注、集注、義疏、論說、問難、中庸、大學、月令、喪服、檀弓、圖、音、緯等十六類。雖仍有沿襲鄭氏之處，但也有陸樛的新創。鄭樵時，《大學》、《中庸》的著作仍不多，所以未獨立成類，至陸樛時，此二篇已由附庸蔚為大國，所以立為二類。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陸樛先《春秋》後《禮》的編排法，實是受鄭樵的影響，至於《易》、《書》、《詩》下的類目，乃就鄭樵《通志·藝文略》有所增損，此一部分沿襲的成分多，《春秋》和《禮》類，則承襲的成分較少，大多是陸樛自己的獨創。

各經解目錄，是否也取自鄭樵《通志·藝文略》？這如舉《易》類加以觀察，即可得到答案。鄭氏《易類》，僅收書二百四十一部，而陸樛的《易類》則收五百四十三部，是鄭氏的一倍有餘，足見陸樛的書目並非全抄自鄭氏的《通志·藝文略》。如果細加核對，可知陸樛是以《通志·藝文略》為基本資料，再將歷代史志和私家藏書目的資料補入。歷代史志，自《漢書·藝文志》以來，有《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和馬瑞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私家藏書目，則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這些都是陸樛取材的對象。

歷代史志和私家藏書目所不載者，則採自各史書的列傳，如「《齊詩章句》九篇（伏黯）」，採自《漢書·伏黯傳》；「《韓詩章句》二十卷（張

匡)」，採自《後漢書·張匡傳》。至於明人的著作，如《詩》類錄有《詩傳》一卷(端木賜)、《四詩表傳》一卷(楊慎)、《魯詩世學》三十六卷(豐坊)、《詩解頤》四卷(朱善)、《詩說解頤》八卷(季本)……等等，大抵為陸樛個人的收藏，或他本人所知見者。其中，端木賜的《詩傳》一卷，即今傳之《子貢詩傳》，為明人豐坊所偽，明嘉靖年間開始流傳，陸樛大概不知是偽書，所以將作者著錄為「端木賜」。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陸樛這份「諸儒著述」，是以鄭樵《通志·藝文略》為底本，參酌歷代史志、私家藏書目和史書列傳所述書目，再以他本身的收藏增補而得。陸樛豐富的藏書，在編這份書目時，已充分發揮了它的效用。

五、黃虞稷、龔翔麟增補本

《授經圖》自萬曆二年(1574)刊刻完成後，可能流傳並不廣，學者間仍以鈔本流傳。清初藏書家黃虞稷也僅藏鈔本，且誤以為該書「未經鏤版」(〈授經圖義例序〉)。當時，漢學的風氣已逐漸興盛，虞稷以為《授經圖》提倡漢學有功，有意將所藏的抄本刊行，但發覺書中的類例有不盡理想的地方。黃氏說：

惜其所載傳注，時有缺誤，而類例亦未盡善，如：古本之《易經》上下、《十傳》，各自有書，王弼始以〈象〉、〈象〉、〈文言〉繫各爻辭之下。《書》則伏生口授之二十九篇，先興於齊、魯之間，古文後出於孔壁。先儒多疑之者，西亭舊本，先後不無參錯。(〈授經圖義例序〉，頁3。)

虞稷以為古《易》本經、傳各自為書，魏王弼始以〈象〉、〈象〉、〈文言〉釋經。為強調《易經》的原貌，應將古《易》排在最先。《尚書》今文先流傳，後來古文才出現，按流傳的先後，《今文尚書》應排在前面，《古文》在後面，陸樛《授經圖》卻相反。由於陸樛之書有這些缺失，所以虞稷和龔翔麟

乃一起加以釐正，並略加增補。虞稷說：

予與龔子衡圃，重爲釐正。《易》則以復古爲先，《書》則以今文爲首，其他經傳之缺軼者，復取歷代史藝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載咸爲補入。而近代傳注可存者，亦間錄焉。視西亭所輯，庶幾少備矣。

（〈授經圖義例序〉，頁3）

和虞稷一起釐正《授經圖》的龔衡圃，即龔翔麟，浙江仁和人，是有名的藏書家，藏書樓名「玉玲瓏閣」，經其校正的典籍很多，刊行時稱爲「玉玲瓏閣叢書」。^⑧根據上引這段話可知，虞稷和翔麟兩人的釐正，約有下列數個方面：其一，按經學史的發展，《周易》古本先於今本，《今文尚書》先於《古文尚書》。其二，根據歷代藝文志和鄭樵《通志》、馬瑞臨《文獻通考》所著錄之資料，增補陸樛書之闕漏。其三，間採錄近代人之著作。計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卷。茲將黃、龔兩人勘正的方式討論如下：

（一）調整傳略和書目之順序：

爲能符合虞稷所訂的編排原則，他將原刻本《尚書》部分「諸儒傳略」中的孔安國、兒寬、司馬遷、孔延年、孔光、孔僖、桑欽、杜林、周防、周舉等人的傳略，由該卷卷首，移至卷末，這幾位經師都是古文學的系統。

1. 孔安國：孔子十一世孫，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等，恭王悉以其書還孔氏，安國以今文讀之。
2. 兒寬：受業孔安國。
3. 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尚書》。
4. 孔延年：孔安國兄孔武之子，治《尚書》。
5. 孔光：孔延年之子。

^⑧ 龔氏的傳記資料，可參考楊立誠、金步瀛合編：《中國藏書家考略》，頁151-152。

6. 孔 僖：孔光之子。
7. 孔季彥：孔僖之子。
8. 杜 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
9. 周 防：師事徐州蓋豫，受《古文尚書》。
10. 周 舉：周防之子。

虞稷把這十位古文家移至卷末「楊彪」之後，雖符合他所訂的今文先流傳的標準，可是，陸樛當時所以以古文爲先，是以古文時代比今文古的觀點安排的，虞稷的調整恐怕不合陸樛的原意。

此外，陸樛的《尚書》傳授圖也以古文爲先，虞稷把傳古文的經師都調到今文之後。在書目方面，也將吳澄的《今文尚書纂言》一卷，移至該卷卷首「伏生今文」類中。

(二) 修正書目分類的缺失：

各家傳注有分類不盡妥當者，虞稷則重新加以調整，如：

1. 《周易重注》十卷（鮑極），原本在「傳」類，改本入「注」類。
（改本，卷4，頁5）
2. 《傳家易經》十一卷（郭雍），原本在「傳」類，改本入「注」類。
（同上）
3. 《周易圖義》二卷（葉昌齡），原本在「義疏」類，改本入「圖」類。
（改本，卷4，頁22）
4. 《周易通考圖說》二篇（馮去非），原本在「論說」類，改入「圖」類。
（改本，卷4，頁22）
5. 《洪範圖解》一卷（韓邦奇），原本在「訓說」類，改入「圖」類。
（改本，卷8，頁10）
6. 《詩集傳》二十卷（朱熹），原本在「傳」類，改入「集注」類。（改本，卷12，頁4）

(三) 修正書名的闕誤：

各家傳注書名有闕脫訛誤者，虞稷也根據各種資料加以更正，如：

1. 原本《周易釋音》一卷（陸德明），改本作《周易釋文》一卷。（改本，卷4，頁23）
2. 原本《洪範補》一卷（馮去非），改本作《洪範補傳》一卷。（改本，卷8，頁9）
3. 原本《詩纂疏》八卷（胡一桂），改本作《詩經集傳纂疏》八卷。（改本，卷12，頁5）

(四) 修正卷數的錯誤：

卷數有誤者，虞稷也根據各種資料加以更正，如：

1. 原本《周易傳》一卷（干寶），改本作《易傳》十卷。（改本，卷4，頁2）
2. 原本《周易纂言》八卷（吳澄），改本作《周易纂言》十二卷。（改本，卷4，頁7）
3. 原本《周易總義》一卷（易祓），改本作《周易總義》二十卷。
4. 原本《尚書新修義疏》二十六卷，改本作《尚書新修義疏》三十六卷。（改本，卷8，頁5）
5. 原本《禹貢論》二卷（程大昌），改本作《禹貢論》五卷。（改本，卷8，頁8）

(五) 修正作者的錯誤：

有作者明顯錯誤者，有應用本名著錄，而誤用字號者，虞稷皆一併加以更正，如：

1. 原本《周易注》十卷，作者題「崔顥」，改本作「崔浩」。（卷4，頁4）
2. 原本《中天述考》一卷、《中天述衍》一卷，作者題「鄭滌」，改本

作「鄭滌孫」。(卷4, 頁17)

3. 原本《讀書管見》二卷，作者題「王耕野」，改本作「王光耘」。(卷8, 頁6)

4. 原本《春秋口義》五卷，作者題「朱瑗」，改本作「胡瑗」。(卷16, 頁9)

5. 原本《左傳釋疑》七卷，作者題「裴時安」，改本作「裴安世」。(卷16, 頁23)

6. 原本《周官致太平》十卷，作者題「李泰伯」，改本作「李觀」。(卷20, 頁8)

7. 原本《中庸傳》一卷，作者題「張邦治」，改本作「張邦奇」。(卷20, 頁11)

虞稷對《授經圖》中，書名、作者、卷數、分類等之勘正，對該書不無助益。但由於虞稷不了解陸樛作此書是要表彰漢學，以為書目頗有闕漏，因雜採歷代史志和《通志》、《通考》，增入七百四十一部，虞稷認為「視西亭所輯，庶幾少備矣」。(〈授經圖義例序〉，頁3)足見虞稷頗感得意。可是，《四庫提要》則以為：「虞稷等乃雜採諸家以補之，與陸樛所見正復相反。」(卷85, 史部目錄類一, 頁15-16)對虞稷則頗不以為然。筆者以為陸樛以經學家的觀點來編纂此書，意在表彰漢學，所錄諸儒著述並不在求全。虞稷是目錄學家，從目錄之觀點來看《授經圖》，以為越完備越好，所以增入七百餘部。《四庫提要》能掌握作者原意來作批評，自較公允。

六、《授經圖》編纂的意義和影響

陸樛這本《授經圖》，如黃虞稷、龔翔麟等人勘正時所舉的，有不少闕漏和訛誤，但在明萬曆年間漢學逐漸興起的時代環境裏，它不但反映了時人對漢學的一種期盼，更推動了漢學的發展，也影響了清代的學術。

本文第一節已說過，程頤以爲「千載無真儒」，鄭樵以爲「諸儒窮經而經絕」。漢代經師傳經之功，也被一筆抹殺。陸樛《授經圖》中各經的傳授源流圖，和諸儒傳略，不但可證明漢儒所傳之經，皆傳自孔門，更可證明傳經之儒衆多，就其與孔門的關係來說：

1. 傳《易》的商瞿，《傳略》說：「受《易》孔子」，可見是得孔子真傳，由商瞿往下傳至漢儒。可見《易》學是由孔子而來。
2. 《尚書》中傳《古文尚書》的孔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當然得孔門真傳。
3. 《詩經》的《毛詩》，傳自卜商，即子夏。子夏爲九門弟子。《魯詩》的浮丘伯，是荀子的學生，荀子之學又傳自子夏。可見《毛詩》、《魯詩》都得孔門真傳。
4. 《春秋》的左丘明，《傳略》說：「受春秋於孔子。」左丘明往下傳至張蒼、賈誼等漢儒。可見漢人的《春秋》學仍是傳自孔門。

可見各經皆與孔門有關，既如此，孔子所承自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就不可能中斷於孟子。既能得孔門之真傳，不是真儒是什麼？

其次，《授經圖》中所列諸儒著述有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依陸樛的意思是要以漢人爲主，魏晉以下的著作，僅作爲附錄。但由漢至明代的經學著作，是代代相承的，兩千餘部的著作原原本本的呈現出來，難道這能說「諸儒窮經而經絕」嗎？這是對鄭樵說法最強有力的反證。

由此可知，陸樛的《授經圖》在漢宋學互相競爭的晚明時代，不但證明了宋人觀點的偏頗，導正了數百年來對漢學的偏見，也給當時想進一步了解漢學面貌的學者，提供最豐富的基本資料，更推動了後來漢學的發展。

既了解《授經圖》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接著我們想了解的是，在漢學大爲發皇的清代，《授經圖》有什麼樣的影響？

最先受影響的應該是朱彝尊的《經義考》。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說：

「其書（指《經義考》）大多取材於馬氏書，以及朱西亭《授經圖》、《經序錄》，國朝孫退谷《五經翼》四書，而增補以各書之說。」（卷32，《經義考》條）周氏以爲朱彝尊編《經義考》，取材於馬瑞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等四書。可是，大家都知道，編輯書目時，應盡量參考前人既有的目錄，以取得較好的成績。根據《經義考》所錄，該書所參考的私家書目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略》、朱陸樛《萬卷堂書目》、《聚樂堂藝文目錄》、葉盛《菴竹堂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等，其中引到朱陸樛《萬卷堂書目》的有兩次，《聚樂堂藝文目錄》有六次，《授經圖》有三次。這引《授經圖》的三次，都在朱氏的按語中，如卷一〇九，劉克《詩說》朱氏云：「《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頁6）卷一二五，鄭宗顏《周禮講義》，朱氏云：「宗顏未詳何時人，見葉氏《菴竹堂目》、焦氏《經籍志》及《授經圖》。」（頁10）卷一八〇，徐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朱氏云：「是書……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無之。」（頁3）由此可見，朱氏編《經義考》時，曾將所得各書條目，與陸樛的《授經圖》一一核對過。這是我們要討論《授經圖》對《經義考》之影響時，首先應知道的事。其次《四庫提要》曾說：

《隋志》著錄，凡於全經之內，專說一篇者，如《易》類之繫辭注、乾坤義；《書》類之〈洪範五行傳〉、古文〈舜典〉；《禮》類之〈夏小正〉、〈月令章句〉、〈中庸傳〉等，皆與說全經者通敘先後，俾條貫易明。彝尊是書（指《經義考》），乃以專說一篇者，附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錯，於例亦爲未善。（卷85，史部，目錄類一，頁15）

《四庫提要》以爲《隋書·經籍志》是把注解經書中某一篇的著作，與注解全經的，按時代先後混合排列。朱彝尊的《經義考》，則將單注某一篇的著作，不論時代先後，全放在該類之後，以致時代錯亂，體例實不夠完善。朱氏《經

義考》所以如此編排，實受陸樸《授經圖》之影響，這點今人喬衍璿先生的〈授經圖序〉即已指出。他說：「《授經圖》即以專說一篇者，附錄全經之末，朱氏因之未改耳。」（《書目續編》本《授經圖》卷首）由此可知，彝尊不但受陸樸之影響，且已沿用《授經圖》之體例。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1. 在《授經圖》《易》類中，陸樸把桓玄、謝萬、韓康伯、卞伯玉、宋襄、荀柔之、荀諲、謝承、劉槩、司馬光、王柏等十一人的〈繫辭注〉，排在「注」的卷末。朱彝尊《經義考》也把專論一卦和專論〈繫辭〉的著作，編排在一起，列於卷六九。
2. 在《尚書》類中，陸樸把論〈禹貢〉、〈無逸〉、〈洪範〉的著作計二十五種，全排在「訓說」的卷末。朱彝尊也將討論《尚書》單篇的著作，集中編排在卷九三至九七等五卷中。

經這一分析，《授經圖》和《經義考》間體例的傳承關係，也就更明顯。當然，《經義考》是從先秦至清初二千年間經學研究之總目錄，蒐羅之宏富、考證之精神，實非《授經圖》所可比擬，但這一劃時代的巨著，曾受到《授經圖》的影響，則完全可以肯定。

清乾嘉時代以後，漢學意識高漲，漢儒傳經的真相也是當時學者很想進一步去探討的問題。因此，有關漢儒經學授受源流的書也不少，如：

1. 焦袁熹《儒林譜》一卷
2. 趙繼序《漢儒傳經記》二卷
3. 江聲《尚書經師系表》一卷
4. 畢沅《傳經表》一卷
5. 汪大鈞《傳經表補正》十三卷
6. 畢沅《通經表》一卷
7. 洪亮吉《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
8. 蔣日豫《兩漢傳經表》二卷

9. 侯登岸《兩漢經學彙考》五卷
10. 孫葆田《漢儒傳經記》一卷
11. 廖平《今古學考》二卷、《古學考》一卷
12. 吳之英《漢師傳經表》一卷

這些著作，與其說是受陸樛《授經圖》之影響，倒不如說是《授經圖》之流風餘韻。今後不論有多少學者再為漢儒的傳經作圖表，都無法不參考陸樛《授經圖》中的授受源流圖。儘管後人轉相沿襲，未標明這些圖出自何人，但陸樛草創之功，事實俱在，是不可抹殺的。

七、結 論

根據上文論述，可以歸納為下列數點結論：

其一，朱陸樛為周定王朱橚的六世孫，曾擔任周藩宗正多年，平生篤志研究經學，喜好蒐藏圖書。擔任宗正時，曾約宗生於三、六、九日午前講《周易》、《詩經》、《尚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暑、寒冬也不中輟。經學著作有《五經稽疑》、《經序錄》、《授經圖》。《授經圖》蒐集各經解卷首之〈序文〉成一編，和《授經圖》，可說是清初朱彝尊《經義考》的先導。

其二，陸樛所以編纂《授經圖》，是有感於明代經學一直沿襲宋儒之說，「古人經解殘闕放失」，實有提倡漢學的用意在。《授經圖》計二十卷，分《易》、《書》、《詩》、《春秋》、《禮》五類，每類又分義例、傳授源流圖、諸儒傳略、諸儒著述四部分。該書原刻於萬曆二年（1574），當時流傳並不廣，學者間多以鈔本流傳。黃虞稷將其所藏之鈔本加以改編、增訂。所以，今傳有兩個系統的版本。

其三，陸樛《授經圖》中各經傳授源流圖的部分，取章如愚《羣書考索》中六經門的傳授圖增訂而成。諸儒傳略部分，則取材於《史記》、《漢書》、

《後漢書》的列傳部分。諸儒著述部分，《易》、《書》、《詩》三類的類目，根據鄭樵《通志·藝文略》的類目加以增刪。《春秋》和《禮》類，大多為陸桴所自創。所收經解，以《通志·藝文略》為底本，參酌各家書目和陸桴自己的收藏。

其四，黃虞稷、龔翔麟的增補本，計增入作者二五五人，經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卷。除增補外，虞稷也勘正不少原書的缺失。在經解的編排方面，虞稷以為《易》應以古經為先，《尚書》應以今文為先。因此，將《易》古經和《今文尚書》之著作，各排於卷首。傳《古文尚書》的十二位儒者之傳略，陸桴原排在該卷卷首，虞稷將之排在卷末。此外，對原書所收經解的分類、書名、作者，也都有所勘正。陸桴《授經圖》本為提倡漢學而作，所收諸儒著述，並不在求完備，虞稷以目錄家之標準加以增補，力求完備，恐不合陸桴本意。

其五，從陸桴《授經圖》中的授受源流圖和諸儒傳略可以看出，各經始傳之人，皆與孔門有關，然後下傳至漢儒。可見漢儒之傳經，乃直接孔門之真傳，既得孔門之真傳，就是「真儒」。再從所錄諸儒著述有二千餘部，可見經學經漢儒以至明代，並未有所亡佚，何能說「諸儒窮經而經絕」？這《授經圖》所錄的各種資料，就是反駁程頤、鄭樵的最有力反證。《授經圖》入清以後，影響朱彝尊《經義考》的編輯體例。至於各種傳經表，計有十餘種之多，可說都是《授經圖》的流風餘韻。

參考書目

1. 新校史記三家注 (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等注 臺北 世界書局 1972年
2. 新校漢書集注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臺北 世界書局 1972年
3. 新校後漢書注 (晉)范曄撰 (唐)李賢注 臺北 世界書局 1972年
4. 明史 (清)張廷玉撰 臺北 鼎文書局 1975年
5. 國朝獻徵錄 (明)焦竑編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69年
6. 藩獻記 (明)朱謀埠撰 杭州 抱經堂書局刊本
7. 中州人物考 (清)孫奇逢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 列朝詩集小傳 (清)錢謙益撰 臺北 世界書局 1961年
9. 中國藏書家考略 楊立誠、金步瀛合編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8年
10. 通志略 (宋)鄭樵撰 何天馬校 臺北 里仁書局 1982年
11. 文獻通考經籍考 (元)馬瑞臨撰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5年
12. 授經圖 (明)朱睦㮮撰 萬曆二年刊本
13. 授經圖義例 (明)朱睦㮮撰 (清)黃虞稷等增補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 授經圖 (明)朱睦㮮撰 人人文庫本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年
15. 經義考 (清)朱彝尊撰 京都 中文出版社 1978年
16. 四庫全書總目 (清)紀昀等撰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69年
17. 適園藏書志 (清)張鈞衡撰 書目續編本 臺北 廣文書局 1968年
18. 鄭堂讀書記 (清)周中孚撰 臺北 世界書局 1960年
19. 藏書記事詩 (清)葉昌熾撰 臺北 世界書局 1965年
20. 書目續編敘錄 喬衍琯輯 臺北 廣文書局 1968年
21. 羣書考索 (宋)章如愚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 二程集 (宋)程顥、程頤撰 臺北 里仁書局 1982年
23. 北山集 (宋)程俱撰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4. 歸有光全集 (明)歸有光撰 臺北 世界書局 1977年
25. 曝書亭集 (清)朱彝尊撰 臺北 世界書局 1964年
26. 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 林慶彰撰 書目季刊第18卷3期 1984年12月
27. 明代的漢宋學問題 林慶彰撰 東吳文史學報第5期 1986年8月

Chu Mu-ch'ie and his *Shou Jing T'u*

Lin Ch'ing-chang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even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foreword, and simply describ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from the Sung to the mid-Ming. The author notes that this period witnessed a rapid decline in Han studies (*Han-hsueh*), but by the mid-Ming, scholars such as Wang Ao, Yang Shen, and Cheng Hsiao had already begun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Han-hsueh*.

The second section covers Chu's life and writings. Chu was a six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the Chou-ting King Chu Suh. Chu once held the post of *chou fan tsong cheng*, and advocated research of the Classics. His own most famous work on the Classics is the *Shou Jing T'u*.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the general form of Chu's text and his motivation in writing it. According to Chu's statements, he wrote the book in order to promote *Han-hsueh*. The work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covering the *Chou I*, *Shang Shu*, *Shi Jing*, *Ch'un-ch'iu*, and the *Li Jing*. Each part contains four chapters, arranged topically as follows: a general outline, a chart detailing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eachings on the Classic under discussion, a biography of the scholars associated with these teachings, and a list of these scholars' writings

pertaining to each Classic.

The four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in Chu's book. Chu relied on Chang Ru-yu's *Ch'un Shu K'ao Suo*, revising and expanding Chang's charts detailing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eachings on the Classics mentioned above. Biographical materials were drawn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the *Shi Chi*, the *Han Shu*, and the *Later Han Shu*. Chu's list of scholarly writings on the Classics generally relied on Cheng Ch'iao's *Tong Chih Lue*, supplemented by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catalogs.

The fifth section looks at the supplement to Chu's text written by Huang Yu-chi and Kong Hsiang-ling. Huang corrected what he believed were mistakes by Chu regarding other books, chapters, and authors. Huang also added biographical material on 255 *ku-wen* and *chin-wen* authors and 741 notes on the Classics. Finally, Huang rearranged biographical materials in the section on the *Shang Shu*.

The six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Shou Jing T'u*. The book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general form of Chu Yi-tsun's compilation, the *Jing I K'ao*. The author also notes that, after the Han Dynasty, scholarly compilations on Han teachers of the Classics all followed the conventions set in Chu's *Shou Jing T'u*.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timulating effect that the *Shou Jing T'u* had on *Han-hsueh*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